



逸仙文学读本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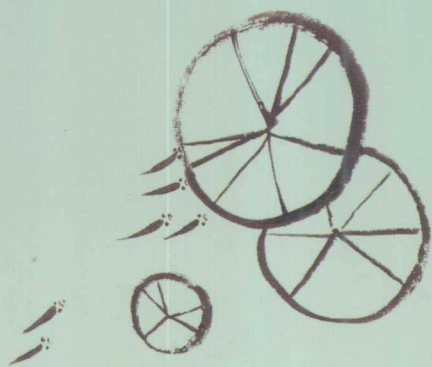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

林岗

谢有顺

中国当代 小说20家读本

谢有顺 张均 编



外面的阳光多刺眼啊！
他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，
雪白的云朵静静地飘浮在空中。
大川道里，
连片的玉米绿毡似的一直铺到西面的老牛山下。
川道两边的大山挡住了视线，
更远的天边弥漫着一层淡蓝色的雾霭。



中山大学出版社
SUN YAT-SEN UNIVERSITY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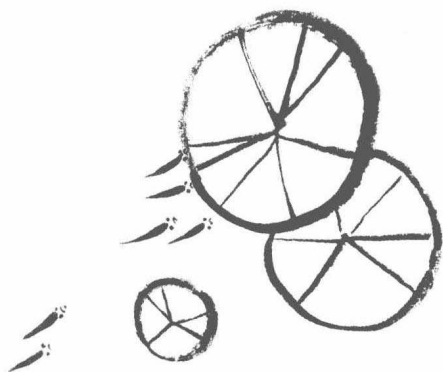


逸仙文学读本丛书

主编 林岗 谢有顺

中国当代 小说20家读本

谢有顺 张均 编



中山大学出版社
SUN YAT-SEN UNIVERSITY PRESS

· 广州 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当代小说 20 家读本/谢有顺, 张均编. 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2015. 8
(逸仙文学读本丛书/林岗, 谢有顺主编)
ISBN 978 - 7 - 306 - 05377 - 0

I. ①中… II. ①谢… ②张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1151 号

出 版 人: 徐 劲

策划编辑: 嵇春霞

责任编辑: 嵇春霞

封面设计: 林绵华

版式设计: 林绵华

责任校对: 向晴云

责任技编: 何雅涛

出版发行: 中山大学出版社

电 话: 编辑部 020 - 84111996, 84113349, 84111997, 84110779

发行部 020 - 84111998, 84111981, 84111160

地 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
邮 编: 510275 传 真: 020 - 84036565

网 址: <http://www.zsup.com.cn> E-mail: zdcbs@mail.sysu.edu.cn

印 刷 者: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规 格: 787mm × 1092mm 1/16 25.25 印张 556 千字

版次印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《逸仙文学读本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：（按姓氏拼音排序）

林 岗 谢有顺

顾 问：（按姓氏拼音排序）

程光炜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陈思和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陈晓明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丁 帆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於可训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委 员：（按姓氏拼音排序）

陈 希 郭冰茹 哈迎飞 胡传吉 黄 灯 李俏梅

李金涛 刘卫国 申霞艳 伍方斐 吴 敏 袁向东

张 均

凡 例

一、《中国当代小说20家读本》为《逸仙文学读本丛书》的一种。

二、本读本收录中国1949年以来重要小说家的经典作品，适用于广大文学爱好者、文学研究者阅读收藏。

三、本读本以艺术魅力、思想深度、文学史影响力为标准，选择了20位广有声誉的小说家的代表作。可入选的当代小说家当然不止这些，但限于篇幅，编者只能侧重最能代表时代水准和文学发展的小说家。在具体篇目、章节的选择中，对于篇幅很长的长篇小说只能以存目形式呈现，对短篇小说则尽量全文收入。但限于读本容量，对少数接近“小长篇”的中篇小说仍然只能以节选形式呈现。当然，这种遗憾对于喜爱文学的读者来说，是不难弥补的。愿经典的陪伴，为我们的人生创造一个“诗意的世界”。

四、为保存作品原貌，本读本对所选作品一律不做改动。

五、本读本大多数作品已获出版授权，但仍有几位作家或家属无法取得联系；请未联系上的作家或家属与我们联系，我们将支付稿费，略表谢意。

附记：中山大学中文系2012级王逸凡、王澜霏、李理、曾月娥、李运英、高丽娜等同学为本读本的资料收集及校对工作做出了贡献，特此感谢。



目 录

孙 犁

- 山地回忆 1
铁木前传* 6

柳 青

- 创业史（节选） 7

王 蒙

- 风筝飘带 17
活动变人形* 28

汪曾祺

- 受戒 29
大淖记事* 41

张贤亮

- 绿化树（节选） 42
男人的一半是女人* 65

路 遥

- 人生（节选） 66
平凡的世界* 86

铁 凝

- 棉花垛（节选） 87
玫瑰门* 102

马 原

- 虚构 103
冈底斯的诱惑* 133

苏 童

- 妻妾成群 134
红粉* 163

格 非

- 褐色鸟群 164
隐身衣* 181

余 华

- 鲜血梅花 182
许三观卖血记* 192

刘震云

- 新兵连 193
一句顶一万句* 229



王 朔

- 动物凶猛（节选） 230
空中小姐* 268

阿 来

- 月光下的银匠 269
尘埃落定* 283

韩少功

- 爸爸爸 284
马桥词典* 308

贾平凹

- 鸡窝洼人家（节选） 309
秦腔* 326

王安忆

- 本次列车终点 327
长恨歌* 343

张 炜

- 一潭清水 344
古船* 353

史铁生

- 命若琴弦 354
务虚笔记* 368

王小波

- 黄金时代 369
革命时期的爱情* 398

○ 孙

犁

山地回忆



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，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。我们是老交情，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。我陪他去参观展览，他对于中纺的纺织，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兴趣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，我想买几尺布。

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？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。这种蓝的颜色，不知道该叫什么蓝，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，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，使我记起很多人。这种颜色，我就叫它“阜平蓝”或是“山地蓝”吧。

他这身衣服的颜色，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，也觉得土气。但是在阜平，这样一身衣服，织染既是不容易，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。阜平土地很少，山上都是黑石头，雨水很多很暴，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——冀中是我的家乡。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，他们所有的，只是像炕台那样大，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。在这小小的、不规整的，有时是尖形的，有时是半圆形的，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，他们费尽心思，全力经营。他们用石块垒起，用泥土包住，在边沿栽上枣树，在中间种上玉黍。

阜平的天气冷，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。那里不种棉花，我刚到那里的时候，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。很多活计用麻代线，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。

就是因为袜子，我和这家人认识了，并且成了老交情。那是个冬天，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，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，情况缓和了，部队决定休息两天。

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，河里结了冰，我蹬在冰冻的石头上，把冰砸破，浸湿毛巾，等我擦完脸，毛巾也就冻挺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刮着冷风，只有一抹阳光，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。我又蹬在那块石头上去，砸开那个冰口，正要洗脸，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：

“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？洗脸到下边洗去！”





这声音是那么严厉，我听了很不高兴。这样冷天，我来砸冰洗脸，反倒妨碍了人。心里一时挂火，就也大声说：

“离着这么远，会弄脏你的菜！”

我站在上风头，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，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，那人说：

“菜是下口的东西呀！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，为什么不脏？”

“你怎么骂人？”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，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，也不过十六七岁。风吹红了她的脸，像带霜的柿叶；水冻肿了她的手，像上冻的红萝卜。她穿的衣服很单薄，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。

十月严冬的河滩上，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，在寒风里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。我说：

“我错了，我不洗了，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！”

她冷冷地望着我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

“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，又叫我站上去洗菜！”

我笑着说：

“你看你这人，我在上水洗，你说下水脏，这么一条大河，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？现在叫你到上水来，我到下水去，你还说不行，那怎么办哩？”

“怎么办，我还得往上走！”

她说着，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。蹬在一块尖石上，把菜篮浸进水里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，望着我笑了。

我哭不得，也笑不得，只好说：

“你真讲卫生呀！”

“我们是真卫生，你是装卫生！你们尽笑我们，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，住在我们家里，吃了我们的饭，还刷嘴刷牙，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，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？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！”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。

我觉得好笑。可也看见，在她笑着的时候，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得放光。

“对，你卫生，我们不卫生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假话吗？你们一个饭缸子，也盛饭，也盛菜，也洗脸，也洗脚，也喝水，也尿泡，那是讲卫生吗？”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。

“这是物质条件不好，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。等我们打败了日本，占了北平，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，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才能打败鬼子？”女孩子望着我，“我们的房，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！”

“也许三年，也许五年，也许十年八年。可是不管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我们总是要打下去，我们不会悲观的。”我这样对她讲，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，心里很高兴了。



“光着脚打下去？”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，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。

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，“我问你为什么穿袜子，脚不冷吗？也是卫生吗？”

“咳！”我也笑了，“这是没有法子么，什么卫生！从九月里就反‘扫荡’，可是我们八路军，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。这时候，正在打仗，哪里去找袜子穿呀？”

“不会买一双？”女孩子低声说。

“哪里去买呀，尽住小村，不过镇店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求人做一双？”

“哪里有布呀？就是有布，求谁做去呀？”

“我给你做。”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，“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，”她用手一指，“你要没有布，我家里有点，还够做一双袜子。”

她端着菜走了，我在河边上洗了脸。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“踢倒山”的鞋子，冻得发黑的脚，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，这水，这沙滩，永远不能分离了。

我洗过脸，回到队上吃了饭，就到女孩子家去。她正在烧火，见了我就说：

“你这人倒实在，叫你来你就来了。”

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，只是笑了笑，就走进屋里。屋里蒸气腾腾，等了一会，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，围着一盆火坐着。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。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。女孩子说：

“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，到我们这里洗吧，多添一瓢水就够了！”

大伯说：

“我们姐儿刚才还笑话你哩！”

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：

“她不会说话，同志，不要和她一样呀！”

“她很会说话！”我说，“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，她看见我光着脚，就心疼我们八路军！”

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，说：

“这是我们姐儿纺了半年线赚的，给我做了一条棉裤，剩下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，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。”

我连忙说：

“叫大伯穿吧！要不，我就给钱！”

“你又装假了，”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，“你有钱吗？”

大娘说：

“我们这家人，说了就不能改移。过后再叫她纺，给她爹赚袜子穿。早先，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，是今年春天，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，教会了她。还说再过来了，还教她织布哩！你家里的人，会纺线吗？”



“会纺!”我说,“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,是机器织纺的。大娘,等我们打败日本……”

“占了北平,我们就有洋布穿,就一切齐备!”女孩子接下去,笑了。

可巧,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,我们也不转移。每天早晨,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。第二天去,袜子已经剪裁好,第三天她已经纳底子了,用的是细细的麻线。她说:

“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?”

“用线。”我摸了摸袜底,“在我们那里,鞋底也没有这么厚!”

“这样坚实。”女孩子说,“保你穿三年,能打败日本不?”

“能够。”我说。

第五天,我穿上了新袜子。

和这一家人熟了,就又成了我新的家,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,又好说笑,女孩子的母亲,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。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,还那么结实,耳朵也不聋,我们说话的时候,她不插言,只是微微笑着,她说: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。

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,现在地里没活了,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,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。部队重视民运工作,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,每天打早起,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,顺着河滩,爬山越岭,送到曲阳去。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,饭食很好,一天,大伯说:

“同志,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?”

“怎么沾了我的光?”

“往年,我一个人背枣,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!”

我笑了。女孩子说:

“沾他什么,他穿了我们的袜子,就该给我们做活了!”

又说:

“你们跑了快半月,赚了多少钱?”

“你看,她来查账了,”大伯说,“真是,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!”他打开放在被褥底下的一个小包袱,“我们这叫包袱账,赚了赔了,反正都在这里面。”

我们一同数了票子,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,女孩子说:

“够了。”

“够干什么了?”大伯问。

“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!这一趟,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!”

无论姥姥、母亲、父亲和我,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。我们到了曲阳,把枣卖了,就去买了一架机子。大伯不怕多花钱,一定要买一架好的,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。我们分着背了回来,累得浑身流汗。

这一天,这一家人最高兴,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。这像要了几亩地,买回



一头牛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。

以后，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：纺，拐，浆，落，经，镶，织。

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，我出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走遍山南塞北，那双袜子，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。一九四五年，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，我从延安回来，在碛口地方，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，一时大意，奔腾的黄水，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，也冲走了那双袜子。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，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。

开国典礼那天，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，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，另外，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。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，对我说：

“多买上几尺，再买点黄色的！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我问。

“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，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！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，一块带回去，叫妞儿给做一个，开会过年的时候，挂起来！”

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还像小时那样，就是喜欢新鲜东西，说什么也要学会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

铁木前传^{*}



内容简介 《铁木前传》写成于1956年，它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时代背景，描述了两个老人（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）和几个青年（九儿、六儿、小满儿等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交好与交恶，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，揭示了人物命运和情感的深切变化。小说以人际关系的前后变化为线索，以孙犁一贯关注的乡土人情在不同背景下的发展为主题，注意人物真情实感的挖掘，流露出作家对北方农村人情美、人性美的向往和赞美。小说人物形象朴实鲜明，笔调明丽流畅，充满诗的语言和想象，是孙犁的代表作品，亦是当代文学“前三十年”的优秀之作。





○ 柳 青



创业史（节选）

和谷苗一块长起来的，有莠草；和稻秧一块长起来的，有稗子。莠草和稗子，同庄稼一齐生长，一齐吸收肥料和土壤里头的养分，一齐承受雨露的恩泽，但它们不产粮食，只结草籽。它们——莠草和稗子——长着同谷子和稻子很少差别的根、茎、叶，庄稼人不分彼此地给它们施肥、培土或灌水，直至它们被鉴别出来，才毫无抱怨地、心平气和地拔掉它们。第二年，庄稼人明知道谷苗里头有莠草，稻秧里头有稗子，还是把它们当做庄稼一样看待，一样娇贵，因为毕竟它们只是谷苗和稻秧的万分之一啊！

不幸这种情况，超出了自然界。高增福有他哥高增荣，梁生宝有他的邻居王瞎子。

在梁三老汉草棚院西边二三十步、任老四和欢喜家的草棚院东边四五十步的地方，蹲着一座苍老的没院墙的稻草棚屋。草棚屋的东山墙向外倾斜着，要不是拿两根椽顶住，早已不知在哪一次暴风中，从墙根儿垮下去了，尽管这样，它的主人年复一年地拖延着，不请人另打山墙，仅仅为了证明主人的判断准确——它就那样，也能支持十年以上！同时可以证明：那些说这山墙危险的庄稼人，多么无知和可笑！快奔八十的王瞎子，什么事他不清底呢？要人给他说吗？笑话！

直杠王老二，也有人叫他王二直杠，或简称二直杠的。虽然他那样固执，庄稼人们对他还是相当厚道的；自从可怜老汉眼睛看不见了，蛤蟆滩谁还当面叫他那些不高雅的外号来呢？

王瞎子七十八了！从八年前的一场伤寒症中，好强的老汉固执地活了出来，只是双眼失明了。他现时什么活儿也不能做罗。他只能扶着棍子，从草棚屋摸到外面晒太阳，还有上草棚屋后面猪圈旁边的茅房里去。

这是一个出尽了力气的庄稼人。在他身强力壮的年头里，每年“芒种”前后犁稻地的时候，吆牛总要喊哑他的嗓子。开犁的几天，整个蛤蟆滩一片犁稻地的庄稼人



里头，王二直杠的喊牛声压倒一切；但到收尾的几天，庄稼人们就再也听不见二直杠的声音了。不要以为他的稻地已经犁完了，是他再也喊不出声音来了。他是这样一种性子，做起活来拼命，恨不得爬下去用脑袋犁地的庄稼人啊！

现在，可怜的瞎眼老汉，只能蹲在草棚屋门前，或者蜷曲着身子，躺在门前的茅柴上，满怀感慨地回忆他一生中处世待人的经验了。他衣衫褴褛，骨瘦如柴，但心性还硬，七十八岁的人，还不要儿子拴拴在家里掌权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听见有脚步声走向他的草棚屋，蹲在门前的瞎老汉，总要像守卫的人一样，严峻地喝道：

“谁？有啥事和我说！他们不管事的……”

光绪二十六年，渭河边王家堡子的年轻长工王二，偷了财东的庄稼，被送到华阴知县衙门去了，差人们在大堂前，当着多少长袍短褂的体面人，在大白天褪下他的庄稼人老粗布裤子，仪式隆重地数着数，用板子打他赤裸难看的屁股。宣布要打一百二十大板来，由于他嚎哭着央告“大人恩宽”，打到八十大板停住了，问他以后还敢不敢冒犯王法，拿财东家的东西。泪流满面的长工王二，用哽咽的声音保证：只要他在世上活着，他永辈子也不会白拿财东家的一根禾柴了。他被“恩宽”了，提上裤子，差人们把他架回了看守所。养好了伤，服满三八二十四天劳役，王二从县城回到王家堡子了。羞愧难当的小伙子啊，多少日子不好意思在村里露面，好像地老鼠一样，不敢见人。肉体上的创伤很快地好了，精神上的创伤却在他头脑里结成一块硬疤。尽管他哥一股劲开导他：“老子打儿，儿不恼；县官打民，民不羞。”小伙子王二还是背起行李卷，含泪辞别了哥嫂，开始了流浪生活。他留言说：他将在关中道随便什么他中意的地方，落脚做庄稼，重新做人，当皇上的忠实愚民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，王二路经蛤蟆滩，果真不走了，成了梁三他爹的邻居和好朋友了。现在，连年岁最大的秃顶梁大老汉，也是他的晚辈，只能算近代人。蛤蟆滩只有他一个称得起古时人，头顶上还保存着细辫子哩！

在清朝已经被损毁了灵魂，可怜老汉眼睛失明以后，才有了充分时间检查他一生的得失了。他感谢皇上的代表——知县老爷那八十大板。他自认一生是“问心无愧”的，对得起一切皇上、统治者和财东。他没有吝惜过体力，没有拖欠过官粮租税，没有窃取过财东家的一个庄稼穗子。没有！直杠王二的行为“经得天地，见得鬼神”！后来，在民国初年，可怜妹夫的两个孤儿——任老三和任老四，逃荒逃到他跟前，他以自己的名义租到吕二财东的地，给他们种。秋后，舅舅硬逼着外甥们，拿最好的稻谷交租。他骂他们不是东西。他绝对不允许他们对财东使奸心。他教导他们：穷庄稼人得不到财东的信任，甭想在世上活人！终于，弄得舅舅和两个外甥不和了。任老三还勉强继续种着租地，性大的任老四嫌憋气，退了租跑终南山。王二直杠说：“你小子不种就不种！我总不为你们损我的阴功！不服王法！啥东西！”

不识字的前清老汉，喜欢经常对民国年出生的庄稼人，讲解“天官赐福”四个字的深刻含意。这是庄稼人过年常贴的对联的门楣，但粗心的庄稼人贴只管贴，并不仔细琢磨它的精神实质。年轻时受过刺激的王二直杠，把这四个字，当做天经地义。他认为：老天和官家是无上权威，人都应当听任天官的安排，不可以违拗。家产和子



女，都是老天和官家的赏赐，庄稼人只需老老实实做活儿就对了，不可强求。“小心招祸！啊！”

一九五〇年冬天的土地改革运动，是光绪二十六年以来，王二直杠五十年碰到的第一个最大的难题。他一生修炼成的人生哲学，到那年冬天，碰到了严峻的考验。当然，眼睛如果能够看见，他也许还少受熬煎。可怜他眼看不见，哪里也不能去了啊！曾经被蛤蟆滩相当一部分庄稼人尊敬过的勤奋老人，现在是不是要变成可笑的人物呢？

“二老汉！”有人开始揶揄王二直杠说，“你还是等天官赐福哩？还是和俺穷庄稼人一块分财东的地哩？”

老汉在发动群众、整顿贫雇农队伍的初期阶段，相当坚决地摇着他留小辫的头：

“咱不要！咱不要人家的地！咱拉下阳世上的孽债，咱到阴间还不清嘛。先人留下的产业，还保不住哩！要人家的产业做啥？哼！要自己命里有哩，娃子们！”

他眼睛看不见，有理由不参加任何集会和社会活动，有人如果通知他开会，他说：“娃子们，抬轿来吧！”他是蛤蟆滩公认的死角，什么风也吹不动他。旧社会，他是亲眼看见的；新社会，尽管他活到了这个时代，他却看不见了，只在他想象中。有人如果到他东歪西倒的草棚屋门前，做他的工作，他反感，毫无顾忌地进行反宣传，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土改是一种乱世之道。下堡村郭家湾郭某过继给叔父，继承了二十几亩旱原地，没到十年就破产了；王家桥王某得了一份“绝业”，穷光蛋一夜变成了富户，到后来拖着树枝沿门讨乞哩；大十字高某等等，等等。他不习惯说空洞的道理。他一张嘴，总是联系到他记忆中无数的事实。因此他经常是非常坚定的，充满自信的。他认为：产业要自己受苦挣下的，才靠实，才知道爱惜。外财不扶人！

他万没想到土改的结尾，把他的雪白胡子嘴完全堵死了。除了给地主自己留一份以外，杨大剥皮和吕二细鬼的地，竟被分光了。所有被确定为贫雇农的穷庄稼人，都领到分给自己的土地，他王老二能独独不领吗？要知道：今后没有财东罗。杨家渠改名团结渠罗，吕家渠改名翻身渠罗，庄稼人当家做主罗，分地管业罗。他王老二不领分给他的地，他拴拴上哪里租种地去呢？唉唉！生活问题和实际利益，是世界上最无情、最强硬、最有说服性的力量。他五十几年兢兢业业遵守的信条——不白拿财主的东西，现在不得不放弃了。他脸上无光地领了分给自己的一份土地。但他并没因此放弃天官赐福的老基本信念。他解释说：

“这也是天官赐福咯！我的天！要不是天意，杨家和吕家大片的稻地，一块一块弄到手的，平地一声雷就完了吗？要不是官家派工作人来分地，庄稼人敢动吗？甬吹！还是天官赐福咯！”

不过他嘴里虽然这样强辩，心里头却服软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对社会上的事，发表什么看法的时候，比以前审慎多了。他不愿使自己像土改时一样在庄稼人面前难堪。谢天谢地，有八亩稻地了嘛。他可以指导他拴拴过光景了嘛。难道他不发表许多不对时候的看法，不能过光景了吗？

王瞎子毕生最大的遗憾，是他到蛤蟆滩以后，拾便宜“买”的女人不够精明，



生下的拴拴，没有他十分之一的机灵。粗壮的拴拴扛着二百斤，很轻松，不喘气；但让他考虑决定芝麻大一点小事，使再大劲思量，也拿不定主意。拴拴只有一点长处，就是老实，听话，从来不和老人顶嘴斗气，家内非常协调、和睦。瞎老汉毫无阻碍地行使家长职权，心里头肯定拴拴比梁生宝强十倍！

“好歹是自家的骨肉咯！……”

拴拴跟生宝进终南山的第二天上午，拴拴媳妇素芳，一个二十三岁的乡村少妇，脸上带着一种日子过得并不快活的忧郁，来到公公面前。素芳一边纳鞋帮子，一边对公公说：

“爹，和你商量一件事儿……”

“啥事啦？”坐在敞院里茅柴上的家庭独裁者，抬起留小辫的头，把眼睛看不见的脸，对着媳妇。

媳妇说：“官渠岸西头四合院俺姑父，用一个熬汤女工，我去行不？咱家做活人进山去了。屋里光是你和俺妈两个。俺妈能做得你们吃了哩。等咱的做活人，从山里头回来了，四合院俺姑，也就下炕了，误不了咱农忙的。熬一月汤，吃在外头，节省下咱的口粮，还净挣十二块钱哩！”

说毕，媳妇一笑。直杠公公看不见她的表情，但觉出她笑。

这媳妇眼睛灵动，口齿又利，全不像拴拴迟钝，迂缓。刚愎自用的直杠公公断定：要不是解放前娶过来以后，由他指导着，由老婆帮助着，让拴拴用顶门棍，有计划地捣过几回，素芳是不会在这草棚屋规规矩矩过光景的。王二直杠知道有一个普遍的“真理”，再调皮的驾辕骡子，多坏几根皮鞭子，自然就老实了，何况比骡子千倍懂话的人呢。他认为这事做得天公地道！清朝的知县衙门打过他八十大板，就没白打嘛！直至老汉确定素芳的性子被屈过来以后，公公开始对驯服的媳妇，关怀起来了，在衣食方面尽量使她满意，为的是她有心情和拴拴过夫妻生活，生儿育女。他知道：再不安心的媳妇，娶过十年以后，有三个两个娃子，她就死心塌地和不称心的男人过一辈子了。尽管素芳的性子已经被屈过来了，解放后，直杠公公连一次也不让她参加群众会、妇女会和其他社会活动。不让就是不让！看他谁能拿个七十几岁的瞎子怎么办？要是这个代表或那个组长，一定要叫素芳去开会的话，他或她，就得拿棍子，先把王老二几下子打死，然后叫素芳去开会好哩！倚老卖老就倚老卖老！他还能在世上活七十几吗？

现在，瞎眼老汉很严肃地考虑儿媳妇提出来的问题。

“姚士杰是富农，敢用人吗？”他怀疑地问，瘦手摸着白胡子。

素芳很庄重地说：“爹，这阵土改毕了，再不斗争哩。”

“你妈家和姚士杰的丈母家远哩！”老汉不太同意地说。

素芳说：“爹，俺爸和姚家俺姑一个老爷爷。两家的爷爷亲弟兄，人家发家创业了，俺爷爷歿得早，硬俺爸抽大烟抽穷哩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咯！我是说：亲戚是亲戚，两家不来往，就是淡亲戚咯！”

“爹，淡亲戚也是亲戚嘛。解放以前，咱穷，人家不喜和咱来往；解放以后，人